

• 名人名著译丛 •

克尔凯戈尔 日记选

【丹麦】索伦·克尔凯戈尔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我死以后，谁也不会在我的论文里找到有关那基本上贯穿我一生的究竟是什么的启示；也找不到那属于我最深层存在的作品，这些作品解释了那使得在世人乃为屑小之事、在我则成了异常重大的事件，或者相反，它解释了在世人看得甚重、在我则毫无意义的究竟是什么——当我解释这一切的秘密注解毁灭殆尽的时候。

中译本序

索伦·克尔凯戈尔 (Søren Kierkegaard, 1813~1855 年), 丹麦哲学家、神学家。关于他的学说, 国内学术界已经做了不少的介绍, 但是译成中文的作品却极少。所以, 在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他的基本思想走向以及和他的思想有着密切关系的日记。

一、克尔凯戈尔的哲学和宗教思想

克尔凯戈尔是 19 世纪上半叶的人物, 比尼采还早几乎半个世纪。但是他的思想却是属于当代的。他是一个被西方学者公认对本世纪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流派有着重大影响的哲学家。他被称为存在主义的先驱是当之无愧的。早在 150 年前他就提出了当代存在主义所经常使用的一些概念和术语, 例如个体的存在、热情、畏惧、绝望、自由、选择等等。这些思想是从他批判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开始的。他对于黑格尔以理性手段建立起来的哲学体系甚为不满。他讽刺那些哲学体系的构造者们是这样一些工匠, 他们营造了辉煌的宫殿, 自己却蛰居在旁边的小屋里。他认为黑格尔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结论只不过是过去哲学家早已得出的结论, 并且是引为出发点的。哲学的关键不是思维和存在的关

系，而是要以此为基础去寻找真正的存在。这个存在不包括外在的存在。因为外在的存在，这个问题已经由自然科学解决了。但是自然科学不管多么发达，都不能解决人类本身的存在即内在性问题。而哲学所要探讨的就是内在性。因此，哲学又回到了苏格拉底的那句名言上：“认识你自己。”克尔凯戈尔十分推崇苏格拉底，认为他虽然生活在基督以前，但是他的思想和表达思想的辩证方式却是最能够体现基督教的基本原则。

然而，真正引起西方学者重视并予以高度评价的，是克尔凯戈尔提出的孤独个体和人生三阶段的思想。我们应当看到，克尔凯戈尔的这些所谓具有独创性的思想乃是有其深刻的基督教哲学基础的。事实上，克尔凯戈尔对于基督教的原则和信仰具有一个完整看法。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能真正地认识和了解克尔凯戈尔的思想。

在克尔凯戈尔看来，个体的存在是孤独的。这个孤独性不是外面强加给它的，而是个体存在本身所决定的。个体存在本质就是孤独的。因为，虽然每一个个体存在是历史的、现世的，并且被给予了种种现成的行为模式，但是每一个个体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不能由另外一个个体越俎代庖。选择什么是可以参照的、相对的；但是选择本身是没有参照的、绝对的。所以，选择就是选择孤独、就是孤独地选择。

孤独个体这个范畴不仅昭示了个体和自己之间、个体和他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昭示了个体和上帝的关系。在克尔凯戈尔看来，上帝是一个绝对，构成了对人类

的要求，因而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前提。但是上帝和个体、绝对和相对、无限和有限是无法沟通的，两者之间存在一条人类无法逾越的鸿沟。所以，在上帝面前，人是孤独的。人类只有处在孤独的境地中，才能和上帝交往。

但是，根据克尔凯戈尔的观点，不是每一个个体都意识到自己的孤独性，而是处在各自不同的境界里，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审美阶段、道德阶段和宗教阶段。这就是克尔凯戈尔著名的人生三阶段理论。在这里，阶段一语不是指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而是指存在的方式、状态或者境界，从个人的主观方面讲，也就是人生观。审美阶段实际是指一种耽于感性快乐的生活方式。处在这个阶段里的个体，浮生若梦，仅知道及时行乐，毫无道德的责任感。这人表面上无忧无虑，心想事成，但他不能真正享受人生，因为生活在他眼里始终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的。第二个阶段比较前一个阶段要高级一些。因为那人认识到审美阶段归根到底是令人绝望的，所以他要寻求另外一种根据一定生活准则行事的生活方式。他遵守这样一些道德准则，也希望别人能够同样遵守，从而使它们在日常生活里普遍化。因此他是凭藉理性生活，而理性对于人类的存在而言是低一级的。

宗教阶段实际上是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只有达到宗教境界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完人，才能展开孤独个体的丰富内涵。个体达到宗教阶段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无条件地服从上帝。这种服从乃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和理性没有一点关系。换言之，克尔凯戈尔使得基督教信仰在现代社会里获得了最高层次的意义。就人而言，信仰

是第一位的，理性是第二位的。再没有比“我信……”这一表达方式更高级的了。“不是理性生发了对于上帝之子的信仰，而是相反，对于上帝之子的信仰构成了证据……安身立命、绝对地在一种信念当中安身立命，只是意味着信本身就是证据、‘见证’和信念的原动力”。（参见第 202 条日记）。

但是信仰本身是不可致诘的。信仰没有理性作为它的基础，因此是不可理解的，毋宁说，信仰就是建立在相信信仰之不可理解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信仰上帝乃是一个悖论。这个悖论根源于一个最大的悖论，就是永恒的、超越于时空的上帝竟然也是道成肉身，成为暂时的、时空以内的存在。人面临这个悖论，看似荒谬，却是真理，因为它揭示了人类本身真正所处的境地。人类必须根据建立在这种悖论之上的基督教信仰去实践基督的教导，不论这种信仰看上去多么荒谬。在这里，克尔凯戈尔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重复，就是一个人仅仅把信仰放在内心或者口头上是不够的，他还必须在实践中身体力行，把他所陈说、所告白的付诸实施，在实践中得到重复。

克尔凯戈尔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关于他在当代西方哲学中所处的地位，国内外学者的评价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对他的宗教思想的评价，意见分歧较大。我们认为，克尔凯戈尔强调信仰对于存在意义，实际上是自马丁·路德以来新教神学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他把信仰理解为一种存在方式，突破了“因信称义”的原有神学框架，使得做一个基督徒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把基

基督教的原则当做绝对要求接受下来，一方面要实践基督教的绝对要求。显然克尔凯戈尔强调的是后者。因此，克尔凯戈尔的宗教思想构成了对当时注重礼仪、布道和教阶制的丹麦乃至全欧洲的基督教会的严厉批判。他曾经不无嘲讽地说：在丹麦已经没有什么基督徒可言了。虽然他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批判教会的，但是，正如本日记的选编者、丹麦的克尔凯戈尔研究专家彼得·罗德在《索伦·克尔凯戈尔》一书所总结的那样：“克尔凯戈尔对于官方基督教的攻击影响甚广，给也许是比当今世界上任何教会都更少一些制度化的丹麦教会留下了永恒的印记（第148页）。”此外，他的宗教哲学对于当代西方的宗教思想的影响也是十分深刻的。他强调基督教的内在性原则，把信仰建立在人与上帝的不可沟通上，从而突出了人类自我的意义，对于20世纪一些神学流派，例如以卡尔·巴特为代表的新正统神学是有所启发的。

二、克尔凯戈尔的著作和他的日记

克尔凯戈尔一生没有参与过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除了年轻时在丹麦境内的西兰岛和与丹麦隔海相望的瑞典做过一些旅行、两度赴柏林游学以外，他几乎没有离开过哥本哈根和周围地区。他一世忧郁，两次经历了个人感情上的重大波折（关于这两次波折的过程以及在他内心深处造成的创伤，可参阅本日记的相关部分），只活到42岁。从他发表第一篇论文《对妇女卓越才能的再次辩护》（1834年）到1855年9月3日《上帝的不可改变

性》发表，在这短短的14个年头里，几乎每一年都有一部重要的著作和各种内容的论文问世（参阅本书所附《年表》）。这些作品好象不是为他同时代人写的。他的作品“被发现”，最早是在他死后30年，即19世纪80年代；而在当时，他的作品一经发表，常常是立刻遭到大肆的挞伐和无情的嘲讽，有些连出版都成了问题。他的思想得不到世人的理解，加之他晚年经济上的拮据，时常逼迫得他想要改行去当牧师，或是谋个一官半职什么的。

然而，克尔凯戈尔从来没有想过要终止他的日记。他是从21岁开始写日记的。他的日记不是一种生活日记，内容也不是关乎饮食起居、亲朋往来之类；而是一种思想日记。他虽然也写一些日常琐事，但他偏重的是它们对于他的心灵产生的影响。日记所载的一些事件，有些在旁人眼里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和他的情绪、观感、片断的思想火花结合在一起，构成克尔凯戈尔著作中的一些重要观念或思路产生的诱因或动机。所以，克尔凯戈尔的日记和他的大量著述有着一种特别的联系，两者分别形成了他的思想的历时性的一面和共时性的一面。日记里的思想往往是片断的、格言式的甚至是跳跃而不顾及逻辑推演的；著述里的同样思想则显得比较系统、比较完整，具有一种比较精巧的表现形式。日记往往是他观念的准备和训练；而他的著作则是他的思想的完成和定型。日记里的克尔凯戈尔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呼之欲出，而著作里的克尔凯戈尔则是一幅古典式的肖像画。因此，不了解克尔凯戈尔的著作就不能把握他思想的核心内容，不读克尔凯戈尔的日记，就不能澄清他

的思想的来龙去脉。要全面认识克尔凯戈尔其人，就必须从他的日记和著作两个方面同时入手。

我们可以从克尔凯戈尔的作品中发现，他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的矛盾和人际关系的虚伪性既感到徬徨苦闷，又不能正视其产生的客观原因，从而只能将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方法置于信仰的领域。因此，克尔凯戈尔的学说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反理性主义倾向，并具有神秘主义色彩，在其著述的字里行间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气息和对死亡的恐惧。这也是当代存在主义思潮的共同特征。存在主义作为一个唯心主义的哲学流派，其对人生、对历史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这已为历史的发展所证实。翻译本书的目的是为了给了解、研究西方文化和存在主义基本观点的读者提供一份参考读物。相信读者能够对本书的内容予以批判的思考和他析，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这位存在主义的先祖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和正确的批判。

翻译克尔凯戈尔的著作在国内尚不多见，其中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首先是许多术语没有统一的译法，有的则是第一次出现；其次是译者不识丹麦文，是从英译本转译来的，不得不找来有关参考书不下十余本，从字里行间挖出同一条日记的不同译法，相互比较、揣摩，力求达意，复求传神，有时为了一两个字的译法确实到了踟躅旬月的地步。尽管如此，译文中的疏漏、错讹之处必不在少数，有望著译界的朋友们批评指教。

译者

91.12.2

原编者序

不幸的读者倘若独自闯入克尔凯戈尔那些卷帙浩繁、读来极为费力的著作，便有陷入迷津的危险，且终将失去勇气。倘若有人请教克尔凯戈尔本人，则他无疑会建议新手可从他的《布道词》入手。这些书系作者具真名出版，是他正式举荐给公众的，而他用笔名出版的作品似乎都是非正式的。但是，并非人人都遵循着他的这条建议，全世界还有许多读者满怀兴趣地钻研着这位丹麦思想家和宗教人物的作品，大多数人觉得他的匿名作品更有吸引力。其中《非此即彼》和《人生道路的诸阶段》两部著作是最容易读懂的，但是它们篇幅过长，尤其是对在读的学生而言，它们几乎不能当做研究这位哲学家的入门作品（而把它们加以删节则无异于把它们弄得支离破碎）来读。可是，那些篇幅较短的著作如《反复》、《恐惧与颤栗》、《畏的概念》和《致死的痼疾》，由于它们的叙述方式凝炼、集中，而且充满睿智，对于那些没有摸清作者特殊的表达方式以及和我们当代极其疏远的那个观念世界的学生来说，完全是不可索解的。上述想法可能正是很少有人有足够的勇气在课堂里讲授克尔凯戈尔的缘故。

然而，尚有另一种理解克尔凯戈尔的途径。克尔凯戈尔著述甚丰，远不止他曾公开发行的大约 5000 页的著

作。此外还有他的日记，篇幅约有已出版作品的两倍之多。他养成一种习惯，没日没夜地面对日记吐露他的心声，日记构成其作品的一种不可分割的伴生物。它们为他的著述活动提供了一个合乎情理的背景，使我们得以目睹这一具体过程。它们把我们带到这位思想家面前，仿佛他还活在人间，隐隐约约、时断时续地勾勒出他的生平，从而构成某种比一部传记的内涵更丰富甚至是有不同的东西，事实上是某种世界文学里独一无二的东西。正是日记的时断时续的特点，使我们免于追求那些已完成作品所强加给我们的注重其整体性的责任——因为那种整体性并不存在。但是，从其8000~10000页的文字里撷取约摸150页包含其真正实质内容在内的精华还是有可能的——如果编者成功地完成他的编选工作的话。

就克尔凯戈尔而言，这部日记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首先，它们使他得以直接从他那被幽闭着的情感当中解放出来，这些情感在他那里比在其他大多数人那里更凝重、更激昂，其中缘由部分是因为他天生的性情曾经遭受极大的压抑，不能向别人倾诉，部分是因为他在其他作品里避开读者，藏匿在笔名里，不想向任何人倾诉。这和他所深信不疑的一种想法不无关系，即一个人切不可向人直抒心臆，而应象苏格拉底那样以间接的方式提出他的观点，以使那些听他演讲的人，不致于成为他的感召力的牺牲品，而是在他的促动下独立地进行思考。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做出自由的选择，在他看来，这似乎就是基督教的绝对前提。

心理学家可能会把这一现象大致看作克尔凯戈尔生性内倾而不愿和人类进行直接交往的证据，并且根据克尔凯戈尔在孩提时代所受到的种种影响对此做一番解释。我们则应力避凭藉一两个自己所偏爱的观点而企图对克尔凯戈尔加以分门别类。这恰好说明，没人比克尔凯戈尔自己更能够了解他的病症，没人比克尔凯戈尔自己对这一现象的前因后果的描述更简捷明了。

日记还有第二种作用。克尔凯戈尔在日记里能极其深思熟虑地诉说，不必采用委婉的方式表达他的观点。的确，他写日记是为自己一人从中获得满足；但是散见于日记前前后后的某些段落表明，他经常抱有一种想法，预见到在他死后，日记会以某种方式为广大公众所知。所以他小心翼翼地保存着每一页他写过的碎纸片，也留意到他情绪激昂时草草写下的某些东西后来也有所变化。于是，在日记里经常出现断层，而且往往出现在他透露他称作他的生活秘密、秘密的注解的地方。但是，只有他心里明白，这日记到将来某个时候公诸于世的情况下，这些花招才是有意义的。这就给了他一个安慰，以为自己死后读者就可以和他进行直接的交流，因为在日记里对于他种种行为的动机，不是旁敲侧击，而是直言以陈，他提供了理解他的生平和著作的钥匙，可是他仍有所保留，没有提供理解那些筑在他心周围的诸多建筑的钥匙而使我们得以登堂入室，以担保我们对他的一个完整的了解。

尽管作了此种保留，日记仍然构成克尔凯戈尔著作的一部天然的导论。其间，他用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人们

可在他的作品里用比较神秘、比较哲学化的术语所表达的思想。目前这个选本即旨在强调日记的导论性特征，以尽可能多的日记节选概括并且诠释克尔凯戈尔在他的著作里就象一个以一根小棍把坛子玩于股掌之上的中国魔术师那样轻松自如地运用的概念和观念。这迫使我们做出比读者可能需要的、比编辑必然需要的更为详细而众多的注释^①，然而这是不可避免的事。不可否认，从前哲学时代的术语和概念并不能直接为20世纪的年轻人所理解。然而，在这些不太熟知的现象上面花费一些时间还是值得的。那个时代人人精通基本的概念和范畴，这是他们的长处。而我们却不然。我们可以从克尔凯戈尔学到这一点。

目前这个选本主要是根据编年时序辑录而成。以标志着克尔凯戈尔生活历程中那些象公路里程碑一样的事件为基础：他和父亲的关系；作家保罗·穆勒的影响；他的婚约；和《海盗船》主编梅尔·亚伦·戈德施密特的关系，1848年前后的动乱时代和克尔凯戈尔对教会的攻击。但在若干部分里有些段落是后来写的，编在一起是为着便于读者将各种事件前后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种编年式结构在相对系统的四大部分里被打破：一是关于克尔凯戈尔多年的创作生涯、二是关于他的哲学思想、三是关于基督教、四是关于基督教会和会众。不过，上

① 本书注解较多，有原丹麦文《日记》的编纂者的注释，选编者的注释，选编本英译者的注解和中译本译者的注释。为便于理解，本书在各条注释后分别以“编者”，或“选编者”，或“英译者”或“中译者”说明该注释的注者。——中译者

述四大部分亦大致保持在编年形式之内，才不致打乱克尔凯戈尔生平的基本走向。

所辑各条日记是以“众生世相”为题的那一部分作为开始，要求读者仔仔细细地一气读完，不必过于注意那些碍手碍脚的注释。这样，他就会不由自主地使自己的听觉和克尔凯戈尔的生活和文风的主旋律相互协调起来，嗣后再以一种比较具有分析性的、平淡的方式去研读日记，如果这一旋律的余韵还在读者的心田里回旋，真不啻是一件好事情。这样，他就有望不致湮没于无数令人困扰的细节问题当中去了。

在这部日记里，克尔凯戈尔特有的用字和标点法亦再现得毫厘不爽^①。他自己也承认，他的用字是非常随意的，其原因部分是因为他根本不受系统的用字法的拘束，对于写作的这个方面没有一点真正的兴趣，部分是因为他不拘小节，写作上又是一个快手笔。

他在日记里的标点符号运用也很随便，但是读者如果尾随克尔凯戈尔的观点而行，便不难感觉到，克尔凯戈尔是用他的标点法来强调他神思飞扬的文采和形形色色的观点的^②。小处随便的错误，在经过润色雕琢的作品是不可容忍的，在日记的各片断倒是平添了几分亲切感受，既然没有一个人相信能在深思熟虑的文字和信手拈来的文字之间划出一条精确的分界，那么，他必须放弃根据评断性的推测而任意加以改动的企图。

① 这些特点不常在英译本里表现出来。——英译者

② 在译文里完全再现克尔凯戈尔在标点符号方面的特点是不可能的。——英译者

编者希望向以下诸位致以谢诚：F·J·比列斯科夫·扬森教授、阿娜·奥列森、J·A·朋嘉德讲师、中学教员尼尔斯·费尔洛夫、图书管理员埃里克·戴尔，他们曾提出建议和建设性批评，还应同样感谢哲学博士阿尔夫·亨里克斯，从一开始他就一直很关心这部小书的选编工作。

彼得·P·罗德

目 录

- [1] 中译本序
- [8] 原编者序
- [1] 一、众生世相
- [17] 二、少年和青年时代
- [17] 1. 父与子
- [27] 2. 蕾琪娜
- [39] 3. 保罗·穆勒
- [41] 三、作为一个作家的克尔凯戈尔
- [62] 四、《海盗船》
- [62] 1. 当代文学
- [70] 2. 戈德施密特
- [82] 五、哲学和科学
- [82] 1. 当代哲学
- [93] 2. 清算物理学
- [100] 3. 个体—群体
- [108] 4. 存在—重复
- [119] 5. 讽刺—人类交往的间接方式—苏格拉底
- [130] 6. 朝向那大灾变
- [149] 六、基督教
- [149] 1. 天职

- [150] 2. 什么是基督教?
- [161] 3. 信仰和怀疑
- [171] 七、基督教世界
- [171] 1. 路德和清教
- [175] 2. 基督教世界
- [183] 3. 教士
- [199] 八、大灾变
- [210] 年表
- [215] 文献举要